

#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Rebecca West

## 黑羊 与 灰鹰

巴尔干六百年，  
一次苦难与希望的  
探索之旅

A Journey Through  
Yugoslavia

塞尔维亚

马其顿

老塞尔维亚

黑山

克罗地亚

达尔马提亚

黑塞哥维那

波斯尼亚

中册

[英] 丽贝卡·韦斯特

— 著 —

向洪全 夏娟 陈丹杰

— 译 —

中信出版集团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Rebecca West

黑羊  
与  
灰鹰

巴尔干六百年，  
一次苦难与希望的  
——探索之旅——

A Journey Through  
Yugoslavia



[英] 丽贝卡·韦斯特

—著—

向洪全 夏娟 陈丹杰

—译—

中信出版集团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羊与灰鹰:巴尔干六百年,一次苦难与希望的探索之旅/(英)丽贝卡·韦斯特著;向洪全,夏娟,陈丹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3

书名原文: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A Journey Through Yugoslavia  
ISBN 978-7-5086-8069-9

I. ①黑… II. ①丽… ②向… ③夏… ④陈… III. ①巴尔干半岛—历史 IV. ①K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01180号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by Rebecca West

Copyright © 1968, 1969 by Rebecca West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黑羊与灰鹰:巴尔干六百年,一次苦难与希望的探索之旅

著者:[英]丽贝卡·韦斯特

译者:向洪全 夏娟 陈丹杰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960mm×1300mm 1/32 印张:36.5 字数:1071千字

版次:2019年3月第1版 印次: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8-1351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8069-9

定价:178.00元(全三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 作者简介

丽贝卡·韦斯特 (Rebecca West, 1892—1983)

英国文学家、文学评论家、记者、旅行作家。韦斯特终身致力于女权与自由主义的社会改革运动。2004年以来，其生平事迹两次被改编并搬上话剧舞台；1959年凭借文学成就获封大英帝国爵级司令勋章，1950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荣誉院士。

韦斯特著作等身，另有《叛逆的意义》《溢出的泉水》《思想的芦苇》《真实的夜晚》《士兵的归来》等作品。《黑羊与灰鹰》被公认为韦斯特的代表作品，《士兵的归来》等作品于1982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其作品被译为多国文字畅销世界。

扫码关注



## 内容简介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新旧欧洲的转折点，作为欧洲火药桶的巴尔干，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的命运截然不同。本书观照了自14世纪中叶至“二战”爆发这段漫长岁月中的巴尔干历史。这片土地经历过什么？为什么会蜕变为浸透鲜血和仇恨的信仰之地？一连串难解的谜团和苦难又是否有迹可循？

本书以作者巴尔干之行的沿途见闻为线索，追溯了巴尔干历史上缘于民族、宗教、地缘等因素的内外政治纠葛与军事冲突；也在对当地居民生存现状的见证中，力图揭示当地各民族命运的悲剧之谜——巴尔干苦难之人的内心始终涌动着一股为神圣牺牲的、如鹰般汹涌的渴望，他们祈盼着，犹如被献祭的羔羊以毁灭的姿态达至永恒。这种独特的精神禀赋，指引巴尔干人超越苦难，也滑向了悲剧的深渊。



三辉图书

选题机构 三辉图书

策划人 严博非

策划编辑 肖尧 张新蕾

责任编辑 于贺

特约编辑 张少军 杨瑜熹

营销编辑 彭博雅

图文制作 南艳丹 谈伟澄 陈佳炜

封面设计 左左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热线：400-600-8099 网上订购：zxcbs.tmall.com

官方微博：weibo.com/citicpub 官方微信：中信出版集团

官方网站：www.press.citic

微信关注“中信书院”服务号，一起用知识抵御平庸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目 录



序 章  
0001

## 上册

旅 途  
0027  
克 罗 地 亚  
0041  
达 尔 马 提 亚  
0117  
远 行  
0255  
黑 塞 哥 维 那  
0277  
波 斯 尼 亚  
0301

## 中册

塞 尔 维 亚  
0445  
马 其 顿  
0615

## 下册

老 塞 尔 维 亚  
0797  
黑 山  
0943

尾 声  
1009

参 考 文 献 及 索 引  
1081

塞  
尔  
维  
亚





# 塞尔维亚

## 火车上

清早，我们小心翼翼地车站地板上到处躺着的睡觉的农民中间走过，离开了萨拉热窝。在西方，我们对农民的了解都不真实。我们被教导说他们几乎都是一些扎根土地的冷漠之人，不喜欢人造之物。这一点完全不真实，因为那些农民喜欢旅行，比起骑马来更喜欢乘坐火车旅行。我第一次谈及此事是在旧西班牙。在英国中部，火车接驳处总是挤满了人，因为有无数的商机促使人们出行，但在这里，火车上全是农民，而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离开家园的物质动机。在萨拉热窝审判案的记录中，囚犯和目击证人的流动性远远大于英国任何一个富裕中产阶级以下的人。自从这个国家开始自治，各种限制就变少了，每趟火车和公共汽车都挤满了欢乐的人，就好像他们要去看足球优胜杯决赛，但是其实他们没有看优胜杯决赛或其他什么的计划。

447

离开萨拉热窝的旅程很有意思，舒适可爱却又难以捉摸。火车启程于城市所在盆地的最底部，就像从碗底沿着碗壁向上盘绕，然后从某个边缘的缺口出来。在缺口处有个很高的车站，在那里可以最后一次俯瞰上百座宣礼塔、白色房子以及绿色火焰般的白杨树。从那之后，火车穿过一片满是高山和松树的宛如瑞士乡间的地带，时不时经过一些矗立着宣礼塔的村庄，直到它进入一个树木繁茂的长长峡谷，迎来一片壮观的景色。两条河流从一块巨大的岩石两侧呼啸而下，交汇到一起，河水多年的冲击将岩石冲出了一个剃刀形状的前突。我们有时看风景，有时睡觉，还经常听康斯坦丁说话，他在这次十三个小时的旅途中一直在跟我们或者其他乘客聊天。我第一次来南斯拉夫的时候，康斯坦丁带我去马其顿做一个关于它的广播节目，当我们到达斯科普里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逃跑，因为从贝尔格莱德出发的十二个小时里他都在跟我讲话，而我觉得我必须一直听他讲。现在，我知道康斯坦丁聊天的时候就像一个职业网球选手，他并不盼望我们这些业余选手能够一直跟上他，只是期待我们玩接力，所

448

以我有时候并没有听，直到我听到他开始讲最好的故事的某个惯用语。

“当你到了贝尔格莱德，”他对我的丈夫说，“你一定得见见我的妻子。她是一个德国人。她非常非常漂亮，来自德国一个很古老的家族。她的家人不希望她嫁给我，所以我拐着她坐飞机离开了他们。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跟我的关系都不太好，我努力讨他们欢心，但并不总是那么幸运。要知道，我岳母是一个路德教牧师的遗孀，我很清楚那和我的教派不同，但是我想欧洲只有两个基督教分支，一个是东正教，另一个是罗马天主教。现在我知道我岳母不是东正教教徒，因为她憎恶我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是一个东正教教徒，所以，在我看来，路德教教徒应该是某种天主教教徒。也许是某种天主教分支，允许牧师结婚的那种。有一天我和我妻子到山里陪我的岳母，我正在阳台上吃早餐，我妻子还没下来，当时阳光普照，咖啡味道很好，周围又有很多鲜花，我觉得很快乐，就对自己说：‘现在是时候对老太太友好一点了。’于是我对她说，我在报纸上看到教皇生病了，这件事让我很难过，因为我对教皇很有好感，然后我告诉她各种让我觉得教皇是一个好人和智者的事例。我指着远处的雪峰，说爬上如此高峰是一个伟大的成就，而教皇经常这么做，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登山者；我接着又谈到教皇谕令，夸奖它们充满智慧、小心谨慎。我岳母什么也没有说，我并不惊讶，因为通常是我一直说，其他人什么都不说。之后，我妻子下来了，我岳母站起来对她喊道：‘看你嫁的这个野蛮人，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早上，坐在那里当着我的面赞美教皇，赞美那个魔鬼！’”

449

“她尝试对我友好一些，可经常也不太成功，尽管过了一段时间后她开始喜欢我。就拿白啤酒的事来说吧。你知道白啤酒吗？那是世界上最淡最无味的东西了，那些德国的‘小资产阶级’很喜欢喝它。他们去树林和湖边的露天啤酒店，喝着白啤酒，用他们的小眼睛欣赏着德国美景，那是你能在这个世界上喝到的最愚蠢的东西，因为它一点味儿都没有，也不能让你喝醉。它就像液体形式的小资产阶级生活，只是它的无味让人觉得恶心，所以他们当中有点羞耻心的人就不喜欢喝，会加一点覆盆子糖浆。可也有些对‘淡而无味’不羞愧的人不用任何调味品去破坏它的原味，他们会点‘一杯什么也不加的白啤酒’。‘什么也不加’，‘什么也不加’。那些小资产阶级被问到想要什么时回答说，‘我想要它什么都没有’，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东西呢？那是迷失，

那是十足的无可救药,但是他们很快乐,他们坐在露天啤酒店里,要上一杯‘什么也不加’。这很有趣,这是宇宙中的某种不和谐,提醒我们上帝在处理令人讨厌的材料时,做得多么出色。有一次,我在岳母面前说起这事,然后你知道吗,她从那以后都给我喝那可怕的白啤酒。我妻子尝试告诉她不应该这样做,而她却说,‘你这傻瓜,我听到他说他很喜欢“什么也不加”’,我妻子说,‘不,你弄错了,他喜欢的是“什么也不加”这个说法’,然后我岳母说,‘你怎么胡说八道,为什么他要听到别人说白啤酒不加覆盆子糖浆就高兴?’没什么话可说了,所以我必须喝白啤酒,尽管我是个塞尔维亚人,不是什么‘小资产阶级’,只是一个地主和农民。”

我们正经过木材之乡,在河边,我们看见伐木工人正在激流之上撑着堆满木材的大筏子。“哪天你们一定要这样旅行,”康斯坦丁说,“在河水平静的地方,你能听到他们美妙的歌声。”我们经过维舍格勒,那个镇子里有很多新木材堆和旧房子,还有一些宣礼塔跟一座宽阔的棕色桥梁,桥上有一个穆斯林正骑着一匹驮马,他一定年纪很大了,或者来自遥远的南方,因为在我见过的所有波斯尼亚穆斯林中,唯独他戴着那种穆斯林头巾,而不是土耳其人戴的那种毡帽。然后我小睡了一会儿,在一个小镇醒来,那里没有宣礼塔,也没有其他伊斯兰痕迹,仿佛我们身在苏塞克斯郡的某个村庄。事实上,我们是在塞尔维亚。我们下车站在月台上,呼吸着新鲜空气,呼吸着塞尔维亚的空气。它和波斯尼亚的空气不同,就像在苏格兰,高地和低地的空气也不同;它更干燥、更油酥,就像人们对糕点的描述一样。如果有人不知道在亚伊采或者埃蒂夫湖深呼吸是一种享受,而在贝尔格莱德或者兰莫缪尔丘陵深呼吸是另一种享受,那么他一定是感觉中枢有缺陷,也不能区分不同的水的区别。月台上正举行一个庆典,因为我们火车上有一位军官,一个二十来岁的浅色头发小伙子,他曾经在镇上的卫戍部队服役,之后被调到南方,现在正要回到北方去接受新的更高职位的任命。镇上的人提前听说了他会经过这里,于是带着孩子们一起聚集到这里恭贺他晋升。从火车抵达到离开时他们的欢呼中,可以感觉到他们很喜欢他;但是当他站在他们面前时,他们都羞涩地静静站着,显然是因为军队荣耀的神圣感,因为从他们的说话中可以得知,作为一个如此年轻的人,他晋升到了一个特别高的职位。他站在他们面前,

非常感动，带着光荣的严肃，长期的训练让他身体坚实、肩宽腰瘦。他有着  
一张让西方人迷惑的斯拉夫脸庞，因为他的眉眼和颧骨看着刚毅英气，嘴唇  
和我们预想的一样棱角分明，嘴唇很薄，却饱满，又透着机敏。我喜欢看他  
穿着整洁的橄榄绿军装站在那里的样子；我喜欢孩子们仰头看着他时的面孔，  
想到他质朴的、捍卫一切的人生而恍惚。人生中有比打仗更好的事情，但是  
只有当做这些事情的人通过打仗赢得选择权，人生才会更好。

“我的家乡叫沙巴茨，”康斯坦丁说，我开始听，因为他的好故事都是以  
这些话开头，“在沙巴茨，我们都是一些很真实的人。那里不像巴黎、伦敦和  
柏林，这些大城市很多人的言行举止都很相似。我们就是自己，每个人都不同。  
我想，那是因为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不必去模仿哪个为人称道的阶层来拔  
高自己。我们只有全心遵照自己的品性，才能使自己变得出色。所有的塞尔  
维亚乡镇都是这样，沙巴茨大部分人也都是这样，因为我们是一个自豪的镇子，  
我们走自己的路。当年迈的彼得国王来到沙巴茨的时候，他问一个农民日子  
过得怎样，那个农民回答说多亏了生猪交易和走私，他过得很好。我们完全  
不在乎，但我们又在乎很多。那个农民会告诉国王他走私触犯了法律，但他  
会为国王而死。在战争中我们是一个很勇敢的镇子。法国人巩固了我们镇的  
城防，就像巩固凡尔登的那样。

451

“我想带你们去看看沙巴茨。但是它跟过去不一样了。我的意思是我  
不知道它现在怎样了。你们到了那里可能不会失望，但我应该会，因为我应该  
没法向你们介绍我年轻时在那里认识的那些人了，他们现在都死了。有的人  
真的既友善又古怪。我很喜欢一位老人，也很喜欢他的妻子。他靠缝制军装  
发了财，他做事很实在，因为他是一个善良的爱国者，不会去欺骗那些贫穷  
的士兵。有了钱他就可以追随他心中的狂热，对新东西的狂热，科学、机器、  
人造物、现代的东西，等等。你们可能不记得了，因为你们比我们先经历了  
那一段对这些东西的狂热时期。一部分是因为你们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和他的模仿者们，另一部分则是因为我们对美国的看法，那时的我们相信美  
国到处都是摩天大楼和工厂。我自己也有一点狂热，在他面前我谈论过这些事，  
所以我和那位老人关系变得很好，在那之后，他有时会让人叫我去他家吃东西，  
因为他去过贝尔格莱德或者诺维萨德，带回了一听蔬菜或者水果罐头。所以

我常常和他还有他的妻子一起坐在乡野田间，那里长着世界上最好的水果和蔬菜，我们咂嘴品尝着一些加利福尼亚运来的芦笋酱或者芜菁味桃子，讨论未来的世界将如何得到拯救，到时我们都住在地下城市，吃着腌制食物，在人工水箱里培育婴儿，可以永生不死。

“我那时还是孩子，随着年岁渐长，我已经不再对那些东西狂热，但那个老人一直坚信，而他妻子——我觉得她从来都不相信这些——只是因为很爱他，就一直追随着他。我说过他很富有，所以他能买到我们镇上的第一台缝纫机，然后是第一台留声机，然后是第一辆汽车，我们那时还没有可以开汽车的大路，所以汽车对他毫无用处，但是它让他欣喜若狂。还有很多其他东西满足了他的热情，多到你无法想象的地步。他的房子里全是这些东西。他有很多很古怪的钟，有一个我记得很清楚，表盘隐蔽，会发光，将时间投影到天花板上，这在黑暗中很不错，但是对我的朋友们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他们总是很早就上床，像狗一样一觉睡到太阳升起。他还家里装了一个厕所，而且总是换成更新的样式。有些厕所样子很奇怪，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那样的东西，我也不能想象发明者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在有些厕所里你要这样那样操作，但是为什么在厕所里你要这样那样呢？那里本来应该是一个人在这世界上最清楚他要怎样做的地方。我朋友的衣服也很奇怪。他当然不穿农民服饰，但是一旦他习惯西式服装后，他也开始反对它们，比如他拥有用摺扣固定的领带以及与马甲连在一起的裤子。他妻子的衣服则被他改得更加糟糕，他让她裙子下面穿上灯笼裤。我们那里的女人那时都不穿灯笼裤，不知道什么原因，灯笼裤让她们觉得很震惊。从土耳其人那里她们知道了裤子，她们也认识裙子，但是裙子里面穿裤子，这让她们觉得不体面。老人听说胸罩后，他也让人去买来，让他妻子穿上。她是一个年老的农妇，身体非常结实，所以她的胸罩都被撑得很大，而且很明显，一点都不合身。但是，他很骄傲自己拥有一切现代的东西，所以他忍不住告诉别人说她像一个美国女人，穿着灯笼裤和胸罩，那个可怜的女人脸涨得通红，非常痛苦，因为我们的女人都很谦逊。但是她都忍下来了，因为她很爱他。

“我知道她有多么爱他，因为我开始走近她的内心。你知道年轻人都很没心没肺，所以当我长大成年，吃罐装蔬菜对我来说不再是件光彩事儿，我开

始在背后偷笑我的老朋友。在索邦神学院<sup>1</sup>读完一年级,我从巴黎回去看他们,我恶作剧地跟他们讲了很多根本不存在的新机器的荒谬故事。其中一些机器可能已经存在,事实上有一些从那之后确实诞生了。我记得我告诉他们一个美国人发明了一个系统,房子和火车凭借它可以永远保持同样的温度,不管外面的天气怎样。这是空调,现在当然是真的,但在当时只是一个谎言。然后我继续讲了更多荒谬的故事,直到我说,‘我差点都忘了,有位知名的外科医生,马特尔医生,发明了一个人造女人。太奇妙了’。我的老朋友对我说,‘人造女人?那是什么?一个人造的女人!天啊!告诉我一切!’所以我继续说啊说啊,说了很多完全虚假的东西,一点都不诚实,而我的朋友听得眼睛越睁越大,然后我看见他妻子的眼睛也睁得很大,却满是痛苦。然后我的老朋友对我说,‘你一定要帮我买一个,你一定要帮我买到一个人造女人!’他都买得起,你知道,我意识到她早知道他会这样说,所以她非常伤心,因为她知道她是他真正的妻子,但是她不能阻止他去得到一个人造的情妇。所以我说它还没做好,马特尔医生正在改善它,现在买不到它。我费劲地讲些其他东西,好让他忘记那个人造女人的事,我喝了更多梅子白兰地,假装喝醉了。但是在我动身前,他来到我家,告诉我要给他带回个人造女人,他不管那有多贵,为了这样一个奇迹,他愿意卖掉他拥有的一切。

“后来,每次我从巴黎放假回来都是这样。我去他们家,他会跟我聊一会儿其他东西,这就像一个有教养的小男孩,他知道他一定要先跟叔叔聊一会儿天,然后才能问,‘您没忘记我的玩具火车吧?’迟早他会说,‘现在说说那个人造女人。她做好了吗?’我就摇头说,‘不,她还没做好’。我就看见他妻子的脸变得幸福、年轻、柔和。她又可以拥有他更久一点了。随后我解释说马特尔医生是一个十分谨慎、伟大的外科医生,他这样的人做起事来很慢,追求完美。然后我举手遮住嘴巴不让她听到,跟他说某个不雅的故事,关于那个人造女人怎样在实验中崩溃掉,但是老人还是瞪大眼睛仔细倾听。她去了厨房,给我端来她最好的食物,一些特别腌制的食物或者是一块乳猪肉,她本来要把这些留给神父的,但是我说了人造女人还没有准备好,我看见她

1 巴黎大学旧称。

变得很喜欢我，就像母亲喜欢儿子一样。我很懊悔，不该讲那个愚蠢的笑话让她伤心。有一次，我因为吹了寒风染上了肺病，严重得好像我要像我姐姐那样死去了——她死的时候才十六岁。她来探望我，我觉得很羞愧，对她说：‘阿姨，你对我太好了。我什么也没为你做过。’她眼中带泪地回答：‘你就像一个儿子一样对我好。既然有那样一个伟大的人在研究它，你以为我头脑简单，不知道那个人造女人一定早就做好了？你告诉我丈夫它还没做好，只是因为你知道我无法忍受我家有这样一个东西。’我什么也没法说了。我不能向她忏悔我一直在捉弄他们，这样就相当于说她丈夫一直是个傻瓜。镇上的很多人都嘲笑他，她比他更清楚这一点，并且为了他，她很讨厌他们。我不能承认我站在他们那一边，她会觉得我背叛了她。所以我什么也不能做，只是亲吻了她的手，告诉她我会一直保护她的心不被那个人造女人伤害。

“我大学的最后一年就是战争前的最后一年，所以我根本没有放假回家，我忙着跟随柏格森学习哲学，跟随万达·兰多芙丝卡学习钢琴，之后几年我成了一名士兵，家乡所有的人都被赶走了，所以似乎询问他们怎样了或者在哪儿都没有了意义。又过了好多年我才听说我那两个老朋友的遭遇。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故事，不仅因为我对他们的爱，而且因为这是一个我们斯拉夫人的典型故事。我们是无忧无虑的人，充满了‘轻松’，直到变得像铅一样重，然后我们会无缘无故地跳进河里，如果我们的‘轻松’还没有像铅一样重，那我们会说那是为了运动，但是那就改变了整件事。你还记得吗？不，我们都不记得了，但是我们都读过，在世纪末，人们相信人性变了，我们都变得颓废，我们都会去自杀。‘世纪末’，就是这个词。一切东西都要花上很长时间才能到这个国家，这个说法很晚才传到这儿，那是在1913年，也是在那时它被翻译成了德语，变得沉重、病态，让人害怕。这个可怜的愚蠢的老人听说了它，然后他明白了，最时髦的事情就是自杀，所以他自杀了。有段时间他变得非常忧郁，就像其他老人研究下棋一样研究它，然后走进他的马厩，上吊死了，就为了赶时髦，为了能有一个人造的死亡而不是自然的死亡。我觉得他可能确定永生的存在，因为他相信自己是个自由思想家，我认为他从没想过自己死后会不再活着。他的妻子在不久之后也上吊了，但是我觉得她没有什么时髦的理由，而是一些最古老的理由。在沙巴茨有很多奇怪的事情



发生，确实有很多奇怪的事情，但是我想再也没有比这件事更让人悲伤的了。”

我睡着了，在一个全是镜子的世界醒来。它们在铁轨两边延伸，树篱在上面映出窄窄的影子。我们正穿过洪水区，每年多瑙河中游平原和它的支流流域都深受其害，但对我来说，我一直喜欢水，我觉得这么多水只不过是乐上加乐。之后有一段时间，大概是二十分钟或者半个小时，我处于纯粹的快乐中。在这段时间我半睡半醒，有时非常清楚地看到洪水在我眼前，只是我出神了，想起了其他一些我从小了解的关于死亡和毁灭的事情；有时我又陷入梦境，眼前还留着那些景色，只是加了一些幻想和梦中欣赏的风景说不出的意义。事实上，那些景色就算不神秘，至少在外观上也令人感到陌生，这是当时的暮色带来的奇特效果。光明正远离大地，但一切都还很清晰。由于某种原因，可能是当时有我们看不见的月亮在发光，被洪水淹没的田野仍然像白天一样清晰地映照出它们边缘的树篱、高地和村庄；尽管每次睁开眼睛时暮色更浓，但是我还是可以看见铁路两旁生长着一簇娇嫩的蓝色花朵。它们不仅美丽，还有一种超越本身的更深刻意义，至少在我睡着的时候好像是极其重要的意义，尽管说不清楚，也没法弄清楚，就像读一些英语诗歌的叠句时的感觉，比如“远处城郭下的铃铛”<sup>1</sup>。

但是此刻，在我眼前的洪水被抹掉了，彻底得就像天空中伸出一只巨手，将土撒在水面，它们开始是泥巴，然后形成了土地。那时，康斯坦丁回到了我们的卧车包厢，我都没有注意到他之前的离开，他的脸色紫红，眼眶湿热，他的手掌、他的声音、他那短短黑色卷发似乎都在控诉着命运。他坐到了我还在睡觉的丈夫的脚上，然后说：“在这趟火车上，我碰见了我这辈子第一个真正爱过的女孩。她是我们沙巴茨镇上的人，我们曾结伴上学，然后等我们长到懂事的年纪——在我们塞尔维亚人中间不算太晚——我们彼此完全相爱了。现在的她不再年轻，也不再美丽。她眼睛下的细纹比你还多，但还是可以看出她过去确实非常美丽，而且她现在还很健康，我们的女人有时就是这样健康，我母亲也是这样健康——这对她的丈夫好，也对她的孩子好——甚至还有一点强壮。你知道我母亲是一位伟大的钢琴家。如果我能在战争前娶

1 该句原文为：the bailey beareth the bell away。